

“虫”的类词缀化*

朴兴洙** · 张 泉***

目 录

1. 引言
2. “虫”字的语义发展
3. “虫”字的类词缀化
4. 感情色彩的变化
5. 结语

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新的网络交流手段的日益增加，刷微博、发朋友圈已逐渐成为人们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新方式，由此也产生了像“低头族”、“拇指族”等等一些网络新词语。这些网络平台无疑已经成为人们交流新思想、创造新思维、反映社会新面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舞台，诚然，这些大舞台亦是产生新词语、流行语最为活跃的地方。

本文以“虫”字为研究对象，首先以历时的角度分析“虫”字从先秦至今，其字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里我们主要参考的是一些较有权威性的字典、词典类工具书以及有关字源的代表性著作。其次，在整理以“X虫”为构形的一类词语时，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随着“X虫”族词语法化泛化的加强，由其用来指代某类

* 이 논문은 2016학년도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교내학술연구비의 지원에 의하여 이루어진 것임.

**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部教授

*** 韩国外国语大学大学院中语中文学科硕士课程

人的这种用法产生了许多新词。继而我们又以搜集整理到的这些新词为研究对象，分别在语义上的泛化、位置的固定性和构词的能产性这三个方面对“X虫”族词中“虫”字的类后缀化进行举例分析和阐释。最后，我们也将探讨“X虫”族词在指人时所具有的褒贬色彩的变化。

目前学界对词缀、类词缀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现代汉语中词缀、类词缀的研究，这一类中有许多硕士学位论文，基于本文是以研究指人的“X虫”类词缀为对象，所以在既有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了有关指人方面的类词缀的学位论文：2011年有一篇题为《现代汉语新兴指人“类词缀”研究》的硕士论文，其主要内容考察了10个旧有的指人类词缀和17个新兴指人类词缀。2013年还有一篇《现代汉语指人类词缀研究》的硕士论文，它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指人类词缀的界定、类别特征、产生及发展的一些情况。近些年来，指人类词缀的研究越来越倾向方言领域，不过这一类主要以学术期刊论文为主，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有关“虫”作为类词缀的期刊论文共有5篇。本文与以上所列论文的区别是，本文不仅论述了词汇学，即有关类词缀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而且也结合了文字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将二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2. “虫”字的语义发展

在探讨“虫”字的语义发展变化之前，我们先对“虫”字的本义进行如下梳理，首先看一下“虫”字的字形演变：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有“蟲”、“虫”、“虺”三部。《说文·蟲部》：𧈧，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彘。从三虫。凡蟲之属皆从蟲。直弓切。¹⁾《说文·虫部》：𧈧，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羸，或介或鳞，以虫为象。²⁾

段玉裁也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了“蟲”和“虫”两字的差异：“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彘。从三虫。人三为众，虫三为蟲，蟲犹众也。……古蟲虫不分，故以蟲谐声之字，多省作虫。”³⁾

《汉语大词典》把“虫”分为虫¹和虫²：虫¹， huǐ， 毒蛇名。后写作“虺”；虫²同“蟲”， 今为“蟲”的简化字。⁴⁾

《中华字海》给“虫”归纳为两个音：（一） chóng，“蟲”的简化字。（二） huǐ， 同“虺”，一种毒蛇。⁵⁾给“蟲”列出四个义项：①昆虫和类似昆虫的小动物。如：蚊~/蛔～。②泛指动物。如：长~/大~（老虎）。③虫灾。如：《旧唐书·高宗纪》：“旱及霜~，百姓饥乏。”④姓。⁶⁾

谷衍奎（2003）、冯国超（2005）均指出：甲骨文中“虫”的字形像一条蛇的样子。谷衍奎在《汉字源流字典》中还指出：虫，读huǐ，本义指毒蛇。⁷⁾《山海经·卷一·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这里“蝮虫”⁸⁾的“虫”是“虺”的本字，不是“昆虫”的“虫”，同时，“蝮虫”也是“虫”的本义。《说文·虺部》：“虺、蟲之总名也，从二虫。读若昆。”⁹⁾根据谷先生的论述，由于“虫”与“虺”都作了偏旁，所以用

1)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页。

2) 同上，第279页。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第682页。

4)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八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854页。

5) 冷玉龙，《中华字海》，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3页。

6) 同上，第1213页。

7) 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8) 蝮虫是传说中的动物，也叫反鼻虫，颜色如同红、白相间的绶带纹理，鼻子上长有针刺，大的一百多斤重。出自《山海经》。

9) 由于大多数昆虫的幼虫都弯弯曲曲地蠕动，有点儿像蛇，且昆虫多是集团并生的，于是便将二虫相并写作“虺”来表示。读kūn，用以作昆虫类动物的总称。见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

来表示一切昆虫或动物的字繁化为“蟲”，读chóng，如：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如今简化，“蝨”“蟲”都用“虫”来表示。这样，作为毒蛇之义的“虫”便另加声符“兀”，写作“虺”字来表示了。汉代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进一步明确了“虫”的内涵和外延，戴侗曰：“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由此可见“虫”在古代的意义是泛指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¹⁰⁾最后我们将上述三部作如下总结：“虫（读若悔）”的本义为毒蛇，“蝨（读若昆）”的本义为昆虫，“蟲（chóng）”的本义为古代对一切动物（也包括人在内）的通称，后简化为“虫”。

到了现代，“虫”作为一个词，其义项有所减少，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只在“虫”这一词条下列出“虫：（虫儿）虫子。”这一个基本义项。但词典中共收录了九个以“虫”指称某类人的词语，¹¹⁾见表一。

<表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中收录的“X虫”词语》

蠹虫	比喻危害集体利益的坏人。
跟屁虫	指老跟在别人背后的人（含厌恶意）。
害人虫	比喻害人的人。
糊涂虫	指不明事理的人。（骂人的话）
寄生虫	比喻能劳动而不劳动，依靠剥削为生的人。
可怜虫	比喻可怜的人（含鄙视意）。
懒虫	指懒惰的人（骂人或含诙谐意味的话）。
蛆虫	比喻专干坏事的卑鄙可耻的人。
应声虫	比喻没有主见、随声附和的人（含鄙视意）。

在1998年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虫”字列出了以下两条义项：①虫子，昆虫。②虫是喻指具有某种特点的人（含鄙视、轻蔑义）。并举了“害人

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84-185页。

10) 吴鸯，〈说“虫”〉，《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1期，2011年，第155页。

11) 同上，第156页。

虫、糊涂虫、可怜虫、懒虫、应声虫”作为例证。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一版）》继承了1998年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对“虫”的解释：虫（蟲）①名：虫子；昆虫：“小虫儿、虫灾、杀虫剂”。→②名：比喻具有某种特点的人（含鄙视、轻蔑或谐谑意）：应声虫、可怜虫、糊涂虫、书虫、网虫。随后在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也增补了这个义项，对“虫”（“蟲”的简体字）的解释作了如下说明：①虫子。②比喻具有某种特点的人（多含轻蔑意），并收录了更多这种类型的词语，如：“书虫、网虫”等。在最新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虫”字的义项基本继承和延续了第五版的解释和说明，在第二个义项中仍然加注有“多含轻蔑意”这一补充说明。

从上述这些工具书及著作对“虫”字的本义及其比喻义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出，“蟲”由最初可以指代所有动物这个语义范畴，经过发展演变，具体而言，在字形方面由“从三虫”的“蟲”简化为“虫”；在语义的范畴指向方面，先是缩小继而扩大，由指代所有动物到只指动物中具体的昆虫类，近些年来又出现了许多带“虫”字的新词语用来指人，而且多含贬义。这大体就是“虫”字从古至今在语义内涵和外在线形上的发展变化。

3. “虫”字的类词缀化

我们都知道，根据语素的性质和表义功能的不同，可以把语素分为词根语素和附加语素两大类，这里词根语素也可以简称为词根，其特点为词根是一个词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实在意义，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与别的成分组合成词；词缀语素也可以简称为词缀，一般只能附加在词根上构成新词，而且本身没有具体的实在意义。“类词缀”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而且初步提出了判定类词缀的标准。王瑛玲（2013）把类词缀定义为“类词缀是一种介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过渡中的构词语素，它类似于词缀，位置基本固定，但意义大部分虚化，本身不能独立成词。”¹²⁾我们说类词缀

是指某些词根语素在向词缀语素过渡时介于某个中间状态的那部分词缀。作为孤立语的汉语与作为屈折语的印欧语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从词缀方面来看表现在汉语中词缀的成熟度不很相同，这是与该词根语素向词缀过渡时词义的虚化程度直接相关的，这也就导致了汉语中类词缀的界定成为一大难题。拿“虫”来说，王春娇（2011）在《现代汉语新兴指人类词缀研究》这篇硕士论文里列举了12部代表论著中出现的类后缀及指人类词缀，仅有两位学者，即陈光磊（1994）和张斌（2005）把“虫”算作是类后缀。本文将从语义上的泛化、位置的固定性以及构词的能产性这三个方面对“X虫”族词进行更进一步地分析，试图为判定“虫”成为一个新兴的指人类后缀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1) 语义上的泛化

在“懒虫、糊涂虫”等一类词中，这里用“X虫”来表示。“虫”字表示的是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的意义，而且这些词在词性上都属于名词，感情色彩上大多具有贬义，这可能是由于昆虫在动物世界中是较为低级的动物，因此，把社会上的某些与正常人的言行不太一样的人称为虫，就带上了贬义的感情色彩。¹³⁾还有一种说法是虫在人们心目中，为害者甚多，因此，人们常常把坏人比喻成害虫，如把贪污、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的人喻为“蛀虫”；把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靠剥削别人为生的人喻为“寄生虫”等，像这种包含贬义色彩的还有：垃圾虫、楼虫、房虫、烟虫、票虫、棚虫、车虫、玉米虫、签证虫、爬虫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X虫”在近些年来指人的用法中，指的是“沉迷于某一事物的人”继而发展为指“某一行业中的行家”这样的语义范畴，其原有的贬义色彩逐渐淡化甚至是出现了消退的迹象。比如下列这些新词中已经不具有典型的贬义色彩了，而是表示中性甚至是褒义，如：菜虫、咖啡虫、舞虫、武侠虫、棋虫、恋爱虫、上班虫、书虫、爬格虫、学习虫等，这主要是由于“X虫”词义引申

12) 王瑛玲，《现代汉语指人类词缀研究》，青海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9页。

13) 冯国超，《图说汉字王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范围的扩大所造成的，在褒义用法中的“虫”实则大体上等同于“迷”，只不过“虫”的用法更新、更具形象性，“迷”就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宠爱。¹⁴⁾近些年的网络用语中，出现的“X虫”族词，见表二：¹⁵⁾

<表二> 近些年网络用语中出现的指人“X虫”族词

吧虫	迷恋泡网吧的人。
馋虫	嘴馋贪吃的人。
车虫	是指在车市里从买车、验车、卖车，专门靠“拼缝”而生活的人。即倒卖汽车投机赚钱的人。
房虫	是专门买卖二手房，以“替人买卖房屋吃差价”作为职业的个体户。
瞌睡虫	旧小说中指能使人打瞌睡的虫子。也用来比喻爱打瞌睡的人（含讥讽意）。
垃圾虫	原产于香港，后传播到澳门、台湾等地区，近几年又进入大陆，其外延较广，包括乱丢垃圾者、制造垃圾邮件者和靠捡垃圾生活者三种人。
恋爱虫	沉迷于谈情说爱的人。
聊虫	迷恋于网络聊天的人。
楼虫	意义基本同“房虫”，指的是靠炒卖楼房发横财的人。
闹虫	指爱热闹的人。
爬虫	比喻专干坏事、卑鄙可耻的人。
棚虫	指配音演员。还指棚儿爷，即非法翻录录音带、光盘的人。
票虫	知晓票务方面内情的人。具体来讲包括挪用公款的售票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售假车票和倒卖车票的人。
签证虫	从事黑市操作，通过给人办签证以获取暴利的人。
烟虫	制造并贩卖假烟的人。
游戏虫	迷恋游戏的人。
玉米虫	域名投资者。“玉米”和“域名”是谐音，所以注册域名也被称为“煮玉米”。出于对恶意抢注的痛恨，业界根据“域名虫”的谐音将域名投资者称为“玉米虫”。“玉米虫”恶意抢注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倒卖域名以牟取暴利。
蛀虫	比喻贪污、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的人。
蛀票虫	同“票虫”。

14) 芑崧，〈说“虫”族新词语〉，《语文学刊》，第4期，2006年，第147页。

15) 参考并整理：吴鸯，〈说“虫”〉，《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1期，2011年，第156页。芑崧，〈说“虫”族新词语〉，《语文学刊》，第4期，2006年，第147页。

菜 虫	网络用语，比喻为被菜鸟吃的“新新手”。
咖啡虫	指喜爱喝咖啡的人。
麻将虫	爱打麻将的人。
爬格虫	酷爱写作的人。
牌 虫	爱打牌的人。
棋 虫	喜爱下棋的人。
上班虫	常年上班的人。
书 虫	比喻喜欢书籍并沉迷于其中的人。
调皮虫	经常调皮捣蛋的孩子。
网 虫	精通网络知识并沉迷于其中的人。
舞 虫	迷恋跳舞的人。
武侠虫	酷爱武侠文学的人。
学习虫	指学习特别认真的学生。

以上搜集整理到的32个指人的“X虫”族词，从音节数来看，主要是双音节（18个，56.25%）或三音节（14个，43.75%）词。从“虫”字的语义指向来看，它们已不再指示“昆虫”义，而是无一例外地都表示具有某类特点的人这一语义，这一点也为说明“虫”字的语法泛化，即语义上的虚化提供了依据，具体来说，词缀或是类词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语义由实向虚不断地变化发展。虽然“X虫”族词在指人这一方面具有普遍性，但是在搜集整理中我们还是意外地发现了少量并不是指人的词语，出于对“X虫”族词研究完整性的考虑，我们也将其所列如下，具体见表三。

<表三> 近些年网络用语中出现的非指人“X虫”族词

病 虫	表示电脑病毒。
捣蛋虫	表示电脑病毒。
电脑虫	表示电脑病毒。
闹 虫 ²	表示手机病毒。
蠕 虫	表示电脑病毒。

纵观表二和表三，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表示电脑或手机病毒的“病虫、捣蛋虫、电脑虫、闹虫（第二个义项）和蠕虫”这五个词之外，其余的词都指称的是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的意义。之所以能够通过这种比喻的方式主要是由于识别词义延伸后的目标域与源域之间的语义相似性，人们在面对新事物时总是习惯将新事物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从中找出概念之间的相似点，以实现概念的转换。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源域向目标域的语义结构映射。人们运用想像力，依据心理空间之间的相似性，为语言创造性的使用提供了途径。因此说相似性是构成隐喻的基础，是语义进一步延伸的根本，这种语义上泛化的过程说明了人类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序列，这就是类词缀之所以能够进行语法化的内在机制作用。¹⁶⁾ 例如表二中的词语都把人类比喻成了虫，表面看来“人”与“虫”之间似乎并无什么相似性，但仔细分析虫子这类世界上最繁盛的动物便可得出，有些虫子喜欢寄生在另外一种动物体内，以求不劳而获；大多数虫子都属于害虫，它们往往对人类的生活、生产造成许多负面影响；然而有些益虫在建筑家园以及外出觅食时又表现出持之以恒或是锲而不舍等美好的精神品质，这些性格、特质就可以和人类之间构成某种相似性，用虫来表人实现了概念之间的转换，这也就是隐喻在语义泛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2) 位置的固定性

为了分析“X虫”族词中“虫”作为类后缀在结构位置上具有一定的固定性，根据“X”语素的词性，我们将上述所列的“X虫”族词分为：名词性语素+虫、动词性语素+虫和形容词性语素+虫三大类，具体分类详见表四：

<表四> “X虫”族词的结构分类

结 构	例 词
N+ 虫	蠢虫、蛆虫、吧虫、病虫、菜虫、车虫、电脑虫、房虫、咖啡虫、垃圾虫、

16) 廖福涛、徐静，〈论英汉类词缀的语法化隐喻本质〉，《南昌大学学报》，第43卷第6期，2012年，第140页。

	楼虫、麻将虫、牌虫、棚虫、票虫、棋虫、签证虫、书虫、网虫、舞虫、武侠虫、烟虫、游戏虫、玉米虫、工程虫、QQ虫、药虫、千年虫、千禧虫
V+ 虫	跟屁虫、害人虫、寄生虫、应声虫、捣蛋虫、瞌睡虫、恋爱虫、聊虫、爬虫、爬格虫、蠕虫、上班虫、办公虫、混世虫、学习虫、蛀虫、蛀票虫
A+ 虫	糊涂虫、可怜虫、懒虫、馋虫、闹虫、调皮虫

目前，多数学者对类词缀在结构上出现的位置是固定的已经有所认同，而大部分指人的类词缀基本都是出现在具有实义成分的后面，相当于类后缀，例如表四中的“虫”出现在了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以及形容词性语素的后面。另外还需要指明一点的是类后缀与典型词缀相比，或多或少地还保留着原来的词汇意义。有些类后缀与其前面的成分结合得不够凝固……¹⁷⁾特别是指人类词缀的粘附性通常不够强，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的指人类词缀还能够以词缀意义独立成词，究其缘由，这主要是和这些类词缀还在处于变化发展过程当中，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有关。¹⁸⁾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虫友”（指的是经常在网上聊天的人）这样的新词了。

3) 构词的能产性

吕叔湘先生在谈到类词缀构词的能产性时曾经风趣地说过，“有个‘什么学’就有个‘什么学家’。”¹⁹⁾诚然吕先生这是针对“~家”而言的。不过，能产性在判定能否成为一个词缀或类词缀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能产性是指词缀在构造新词时具有一定的类化作用，即一个词缀可以孳生大量的新词。²⁰⁾这也符合语言的类推原则和经济性原则。虽然类词缀在构词方面是较为活跃并且会随着

17) 朱亚军,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 《汉语学习》, 第2期, 2011年, 第26页。

18) 王瑛玲, 《现代汉语指人类词缀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13年, 第12页。

19)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第49页。

20) 朱亚军,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 《汉语学习》, 第2期, 2011年, 第25页。

社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高的成词率，但是它们的能产性强弱并不是一致的，是性质就会有强有弱，能产性也不例外。纵观本文所选取的例词，“X虫”这一类后缀的能产性似乎并不是很强，但其所构成的族词在感情色彩的范畴方面是逐步扩大的，即由最初的只有贬义色彩，经过贬义淡化的过程甚至消失了原有的贬义色彩而带上了褒义色彩，不能不看到在指人这一意义层面上“X虫”族词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事物的不断增多而构造出越来越多的新词，“X虫”这一开放的集合会进入到当代汉语指人的不同领域，逐步显示其强有力的生命力和能产性。

4. 感情色彩的变化

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是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在他的著作《语言学史原理》中最先提出来的，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丰富多彩，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有些褒义词以及中性词逐渐变为贬义词。二、有些贬义词以及中性词逐渐变为褒义词。三、有些褒义词以及贬义词缓慢成为中性词。四、有的词语正处于两种感情色彩的反复出现难以确定的阶段。²¹⁾本文所探讨的“X虫”族词属于一个开放的集合，在这个集合中，由“~虫”所造之词具有一个整体性的感情色彩的变化，即由贬义色彩逐渐向非贬义色彩过渡，但需要指明一点的是，由于这种过渡仍处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纵观所有的“X虫”族词依然是以表示贬义的感情色彩为主，只不过不像过去那样只表贬义色彩罢了。

引起词语感情色彩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客体世界的原因。客体世界的变化发展是推动感情色彩变化的第一动力。这个动力又包括很多方面，诸如自然、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的发展变化等等。第二，主体世界的原因。主体世界的变化发展是词语感情色彩变化的第二个动力。这一动力包括思维认识、思想观念和心理感情等。第三，

21) 张振安，〈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德州学院学报》，第5期，2005年，第70页。

语言世界的原因。语言世界的变化发展是词语感情色彩变化的内动力。主要包括词的理性意义的改变、词语适用语境的变化等。²²⁾我们认为“X虫”族词之所以会有如上所述那种感情色彩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以及心理感情是分不开的。起初由于昆虫是属于生物界中的低等生物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害虫（如蚊虫、潮虫等），即使是有益的昆虫，也不像猫狗或花草那样容易让人产生怜爱之情，加之社会发展的条件制约，对昆虫的研究也并不完善，所以出现了许许多多带有十分强烈的贬义色彩的“X虫”族词，见表五：

<表五> “X虫”族词的的感情色彩分类

贬义色彩	蠹虫、跟屁虫、害人虫、糊涂虫、寄生虫、可怜虫、懒虫、蛆虫、应声虫、吧虫、馋虫、车虫、房虫、瞌睡虫、垃圾虫、恋爱虫、聊虫、楼虫、爬虫、棚虫、票虫、签证虫、调皮虫、烟虫、游戏虫、玉米虫、蛀虫、蛀票虫、病虫、捣蛋虫、电脑虫、闹虫 ² 、蠕虫、千年虫、千禧虫
非贬义色彩	菜虫、咖啡虫、麻将虫、闹虫 ¹ 、爬格虫、牌虫、棋虫、上班虫、书虫、网虫、舞虫、武侠虫、学习虫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认识也逐渐得到提高，即使是处于生物链条中比较低等的昆虫，它们对自然界和生物界的正常发展也是不可小视的，社会上也涌现出了大量以研究昆虫为对象的科学团体，使人们对昆虫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人们先前所持有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反映到语言现象中就是“X虫”族词产生了大量带有非贬义甚至是褒义色彩的新词，例如表五中所列举的“菜虫、咖啡虫、棋虫、舞虫、爬格虫、书虫、学习虫”等等，这些词已经不具有贬义的色彩，而是多指具有某种兴趣爱好的一类人，像“咖啡虫、麻将虫、牌虫、棋虫、舞虫”等。

22) 同上。

5. 结语

本文以“X虫”族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虫”的类后缀化。

在第二章中从历时的角度，通过整理字典、词典及相关著作中有关“虫”字的字源及字义，分析了“虫”字字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即由最初的指代所有生物这一语义范畴到只指代昆虫，后又增加了指人的这一义项。

第三章通过搜集整理到的“X虫”族词，我们在语义上的泛化、位置的固定性、构词的能产性这三个方面分别对“X虫”族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在语义上的泛化这一节中，通过隐喻这一链条，把“人”与“虫”这一目标域和源域之间通过语义上的相似性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使“虫”字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这一泛化意义，这也仿佛重新回溯到了古时“侏虫”指人的用法。而且由于“虫”所带有的一些特质，使得所产生的“X虫”族词也大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在位置的固定性一节中，我们将“X虫”族词按照名词性语素+虫、动词性语素+虫和形容词性语素+虫分成了三大类，通过这样的结构分类，能够更直观地考察出“X虫”族词在指人时“虫”字这一类后缀语素在构词时位置是较为固定的。另外，在构词的能产性一节中，由于“X虫”族词属于一个不断孳生新词的开放的集合，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从而显示其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和能产性。

“X虫”族词在近年来所产生的新词中，出现了许多带有非贬义感情色彩的词语，基于此我们在第四章着重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原因，并得出这种变化同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以及心理感情是分不开的这一结论，正是人们受客观和主观世界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观念、认识和情感，才导致了“X虫”族词由只表示贬义色彩，到褒贬色彩均表示这一变化的出现。

本文将“~虫”看作是一个新兴的指人类后缀，通过以上论述得出“~虫”已经具备了一个类后缀的资格，并且基于上述的分析得出了“X虫”族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显示其强大的造词能力这一预测结果。

參考文獻

1. 工具书及著作类：

- 蔡连章 (2006), 《古文字基础》, 百家出版社。
- 段玉裁 (1980), 《说文解字注》,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冯国超 (2005), 《图说汉字王国》, 当代世界出版社。
- 谷衍奎 (2003), 《汉字源流字典》, 华夏出版社。
- 冷玉龙 (1994), 《中华字海》, 中华书局。
- 李行健 (200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一版)》, 外研社、语文社。
- 罗竹风 (1991), 《汉语大词典 (第八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 许嘉璐、李行健 (1998),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第一版)》, 外研社。
- [汉]许慎 (201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 [汉]许慎 (2014), 《画说汉字》, 《图解经典》编辑部。
-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商务印书馆。

2. 学位论文：

- 王春娇 (2011), 《现代汉语新兴指人类词缀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 王瑛玲 (2013), 《现代汉语指人类词缀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3. 期刊论文：

- 李海霞 (1992), <说“虫”>, 《语文学学习》, 第9期。
- 廖福涛、徐静 (2012), <论英汉类词缀的语法化隐喻本质>, 《南昌大学学报》, 第43卷第6期。

- 王垂基 (2006), <说“虫”>, 《中学语文》, 第1期。
- 羌 崧 (2006), <说“虫”族新词语>, 《语文学刊》, 第4期。
- 吴 鸯 (2011), <说“虫”>,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 第1期。
- 张少芳 (2006), <“虫”词族词语探析>,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第8卷第1期。
- 张振安 (2005), <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 《德州学院学报》, 第5期。
- 朱亚军 (2001),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 《汉语学习》, 第2期。

4. 网络 :

百度百科 : <http://baike.baidu.com/>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quasi-suffix “chong(虫)”

Park, Heung-soo · Zhang, Qu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some new communication media such as weibo, weixin have gradually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network platforms provide us platform to exchange new ideas, discovery new thoughts and reflect the social visage.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latforms are places where lots of neologisms are mainly produced and used frequently.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chong” and analyses the literal meaning changed of character “chong” diachronically since Qi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quasi-suffix “chong” has been used widely, such as used to refer to a category of people that produce a lot of neologisms. And we will make use of these neologism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quasi-suffix “chong” from three aspects: semantic overgeneralization, posi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word-form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will also discuss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senses of the quasi-suffix “chong” when it refers to the category of people. Furthermore, we will attempt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quasi-suffix “chong”, which transfer from the derogatory to neutral or even commendatory.

Key words : “chong(虫)”, quasi-suffix, neologisms, emotional color

투고일: 2016. 5. 10. / 심사일: 2016. 5. 15.~ 2016. 6. 15. / 게재확정일: 2016. 6. 16.